

溪作子卷

頌

桂表鄭氏義門碑頌并序

爾朝之制民有同居五世者釋下今桂表其門蓋所

以廣治也集於天曆之末嘗奉

詔同臺章閣大學士中書平章政事趙世延纂備極

世大典取凡有世禮官者定為上中下篇而桂表與

馬精諸簡牘之所世紀載自至元以來褒異之書覃及

海內未嘗不竊歎

聖德編濡之成目或

世繼皇帝既一江南幾數文信以靖邦國以綏萬民

世者生斯世無身物之翰無戈甲之警豈苟不出仕以

宜時則退，時則進，其一家之其功之也。然
之鄉，民當是時，六世會居有司，上其書。儀曹

是今時二十年，而有石，無薛，鄭氏之老大和，懼

上時而盡，示來若，則其書，其罪太史本中，其孫熊子

麟，即臨川山中，徵文而刑之，其孫老病，不敢辭，鄭本

出，榮，傷後，還，若，禮，至，其，禮，者，又，還，娶，之，浦，江，維，之，孫

冲，孝，處，士，請，若，上，親，孝，父，照，性，推，皆，人，得，罪，下，重，獄

請，上，書，刑，史，越，端，禮，代，照，坐，法，義，之，照，寬，竟，白，母

養，病，手，足，坐，然，托，符，以，就，便，適，三，十，年，終，治，家，釁，斗

粟，尺，布，人，無，敢，私，者，臨，歿，歆，血，誓，子，孫，五，分，是，綺，之

子，開，開，之，子，運，皆，以，善，繼，前，至，運，之，子，政，而，家，浸，感

政，之，子，龍，游，縣，丞，德，珪，青，田，縣，尉，德，璋，尤，竭，友，恭，之

義，仇，人，以，死，中，德，璋，法，當，逮，揚，州，德，珪，毅，然，請，以，身

代，卒，死，不，還，德，璋，悲，惋，不，能，食，負，骨，歸，葬，唐，墓，基，再，暮
蓋，自，綺，至，德，珪，凡，會，居，五，世，矣，德，珪，之，子，東，坐，處，士
文，嗣，德，璋，之，子，龍，游，提，領，大，和，益，思，先，人，誓，言，之，切
感，泣，奮，厲，務，欲，齊，其，家，大，和，文，泰，復，志，力，先，後，之
凡，冠，昏，喪，祭，鄉，相，見，之，禮，各，有，常，節，布，泉，米，粟，饈，羞
服，器，之，用，各，有，常，度，採，薪，善，接，郵，媼，字，貧，之，施，各，有
常，數，子，姓，之，繁，則，各，置，其，材，而，授，之，職，間，鐘，耆，男，女
則，各，同，室，而，膳，且，望，則，各，趨，于，庭，下，加，齊，飭，焉，有，不
帥，教，者，罰，及，之，大，和，乃，述，為，書，凡，五，十，有，八，條，其，子

欽嗣為之又七十條於是翼導范防之道靡有所遺矣鄉邦服其義至有析居二十餘年而復再聚浙東西言孝義者未能或之先也初文嗣時縣若府既列其狀應訪使者為察實以聞

朝廷命挂其門為孝義門自文嗣之子鑑鑑之子渭渭之子挺又四世為食指餘二千而雍穆一如綺在時西臺治書侍御史李好文中書禮部郎中吳師道復列言之事具公續中不久將報下云集編間之成周之際馭民之道蓋無注而不備既有井田以均其養又有比伍閭族之法以聯其居又有鄉本夫州長之職以糾其行又有合宗之法以統其屬亦云至矣及成王命相保釐東郊尚勤勤以挂別沐恩為言如

恐弗及况當世易風移馭民之道廢與古異治天下者安可不善其善以為勸哉今自鄭氏鞠之冲熹之孝龍游之友守死而不敢易固為卓絕難能之行其子若孫得守其家法至久而弗墜者豈不由我

國家表厥宅里而益堅其為善之志耶夫咏歌太平之盛而昭

聖化於罔極者太史之職也曰不辭而為之頌頌曰於穆

聖皇其化如神自此而南施于海濱海濱有民合蒸而食藩牧上言

皇用褒錫有書如雲來於九門

龍光下照朝陽燿燿何以致之歷世乃顯厥父厥兄

孝友是勉伊君子儒曰冲素若父服于法奮不顧身
上嘗請代膳大於斗父罪嘗咎曰兒宜受龍游承之
于先有先不忍其弟為沈中傷廣陵大藩來逮于理
挺身赴獄不惜一死至今聞者如見應龍紅光爛然
不覺變容嗣人則之繩繩弗替族聯世延久而弥著
乃建其標乃約其澆乃樹教條以宣以昭一翁在堂
黃髮旅旅誰其後之子孫如雨左循矩矱右脩尺繩
盜然太和充物于庭人有恒言慶必有始孝友之澤
庶其在此

皇降桂書以表爾門非表爾門四國是敷貞珉刻辭
作者太史用歌

聖功以詒孫子前奉章閣侍 其學士翰林侍 誦

學士通奉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雍虞集撰

孝義鄭氏有序堂頌并序

潁州浦江縣之仁義里鄭氏世居之初諱准者兄弟
三人相恭友鄰人名其地曰三鄭其後子孫日蕃生
殖日豐而不異居析爨者凡九世上下二百年家之
堂曰有序者歲時伏臘男女長幼所以承教戒講禮
文焉其中也曰同心者男子所會食而事男事焉者
也曰安貞者女婦所會食而事婦事焉者也至大中
郡邑以聞

朝旨旌其門曰孝義云至正二年堅游京師於同郡
危君太朴得鄭氏之美既而讀今禮部尚書呂公所
為序及國子博士吳公所為詩則鄭氏之孝義也信

已又識其諸孫多平負直而文益知其家教之有自
於是竊歎曰天下風俗之敝久矣父子不相保兄弟
不相能者有之夫况能聚居合食藹然於二百年之
久九世之遠乎且鄭氏何以能若是彼張公莚曰忍
者蓋強制之幸其不乖離爾若君子親睦之道則宜
有異焉者今夫禮者天地之常經人心之所固有者
也人之大倫有五五者莫不以禮而合焉禮一日而
明則倫一日而序禮有斯須之昧則倫必隨而亂矣
君子所以久於親睦者六啓其所固有以守其常經
焉尔非強之使必合也今鄭氏之名堂曰有序即禮
之謂矣其外能同心內能安貞歷二百年九世者非
本於此歟禮者推諸四海而準推諸千萬世而準可

以治身可以治家可以治國鄭氏以此既能使其子
孫衆而愈賢疏而益親矣為天下國家者能由之其
有不久安長治者乎堅既深慕鄭氏乃為之作有序
堂頌一首以遺其子孫以勸天下之親睦焉頌曰
玄黃肇分穹壤奠位三綱爰建五倫攸序孰綱孰維
天秩靡二禮本太一根諸至誠赤子媚親狹提敬兄
油油胥愛秩秩靡爭在昔隆平不忝不樵小宗太宗
恪有彝法民無乖離九族折洽嗟世之降禮廢情踈
乃棄尔序乃析爾居乃以骨肉化為道塗煌煌鄭宗
浦江之里同釜而炊同室而止繼繼承承六絲歷九世
維爾鄭宗世有德人理家孔義懷族孔仁飲兮同甘
食子同辛鄭宗有堂其堂孔德其庭明明其宇翼翼

列國尊卑燕兩親戚翁曰推需載勤載劬勞我田畝
怡我詩書爾冠濟濟爾童子于姑曰娣姒而女而婦
而蚕而絲而事機杼以而布縉衣而夫子曾六新堂
禮以為基德藩仁宅攸國攸宜常經昭明其忍毀遺
九世迹只百世斯保凡萬斯族禮則固有名宗是師
民德歸厚臨川曾堅撰字進士白細

三老圖頌

浦江鄭氏以孝弟為政一門五十餘室不別盤案而
飯者垂三百年靈和充牣發為祥徵三壽作明形於
同氣孟曰伯陽父年七十有二妣曰仲德父年視孟
而縮其四季曰仲舒父年比妣又劣其五惟是三老
人者身載明德聿紹前聞天休滋錫精神熙康群從

子姓起翼乎後先仁聲義聞流衍於倫類誠可謂侑
享百福而綏有遐齡者矣瀛瀛聞之南極有老人之
星占者謂其光明潤則下多壽考是則天人之間氣
化乎泱同流上下閱世靈長似若不偶然者况於孝
弟之家通於神明者乎宜其人瑞之鼎立景貺之川
臻也瀛也不敏覽圖興嗟斯頌之所由作其辭曰
維天降康其福穰穰斯壽之祥其祥何徵非景之星
非雲之卿非三秀之榮鍾我壽朋大冠緇衣載肅其
儀其神孔迥其樂孔皆叶燕居之耽時盍其簪如鼎
之安如星之參協數于三孰不式且瞻旌門有仙子
孫之飭有百斯集雅雅魚魚振振蠶嬰或馮或翼弟
徐弗亟唯少武是則歲時宴饗叶肆筵于堂籩豆大

房曰殺羔羊其醪苾芳鍾鼓嗶嗶笙簧洋洋多士鏘鏘更獻壽觴祝鯁于前執醕于傍人士來觀有嚙有言維此旌門德義之尊維此壽朋景福攸臻積之既蕃受之弗護錫羨于後昆其羨之都孰侈孰舒孰形匪圖古亦有諸其年曰耆或至于期頤是繪是摹儷美而同迤九藍之山有石巖巖白麟之水其流壘々眉壽無疆言與之同體壽俊之良髮素而眉死第祿具慶叶流榮于鄉實邦家之光前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同郡宋濂述

訓

師儉堂訓

惟義門鄭君仲德既嗣檢家政乃至子師儉堂登進厥家人用告之曰予弟予姪予子孫咸聽予訓昔漢相鄭侯置田宅述在窮鄉作室家不樹垣墉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乃爾彼聞亦爾彼師嗚呼惟爾彼師豈惟鄭侯之儉哉古之人茅茨不剪采椽不琢土階土型則有若唐堯乃不可不師卑宮室惡衣服菲飲食則有若夏禹乃不可不師嗚呼惟堯惟時乃聖人猶儉若茲惟予暨爾矧曰凡民柰何弟儉惟堯惟禹時乃天子猶儉若茲惟予暨爾矧曰庶人柰何弟儉思夫儉若車之扼若馬之勒車以扼止馬以勒閑

人而無儉惟欲之從于何其制相古今邦君及卿士
及百姓罔有克儉而或不吉罔有不克儉而或不凶
今予與爾其無胥曰儉無益亦無胥曰不儉無愆尚
胥夙夜慎哉嗚呼先祖有訓曰無縱奢侈以于天刑
每旦以儉惟舊矣戒之董之申之以家規矣今予
曷又若茲沒訓惟我鄭氏肇我家于茲自彼有宗我
九世祖爰始誕為義聚越五世乃克臻大競又四世
乃底于今今我與爾攸居攸用厥室廬暨厥什器罔
匪先祖之遺無有刻鏤無有竒巧斯其咸見之不惟
遺我後嗣者若茲我聞先祖之自奉至于裳衣至于
食飲乃亦無有輕肥惟我先祖豈曰無耳目口鼻之
欲亦惟不敢不于儉德是尚是若是庸是迪以辨

厥心以慎厥身以保厥家以求厥圖嗚呼先祖克儉
于其身不于其言惟若茲故在我後嗣賴之式克有
今日周人有言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教化奢麗萬
世同流予其可不劄于時予其敢不訓汝惟儉之用
爾曷永念家之升降在茲則其無滅義無肆欲無怙
侈無耽樂凡服食器用以至于百為與其適于奢寧
適于儉去奢泰亦去其或不泰從厥約亦從其所未
納嗚呼爾克用予言爾乃克愓于先祖爾亦克師古
之人是之謂義門之彥周旋師儉堂尚無觀面目惟
爾後人乃亦永有師之厥家人皆曰敢有不恭再拜
趨出仲德乃為眉山蘇伯衡書諸簡其訓于子孫

麟溪集丑卷一

傳

孝義傳見宋史列傳第二百十五卷

鄭綺婺州浦江人善讀書通春秋穀梁學以肅睦治家累世不異爨四世孫德珪德璋孝友天至晝則聯几案夜則同衾寢德璋素剛直与物多忤宋亡仇家遂陷以死罪當會逮揚州德珪哀弟之見誣乃陽謂曰彼欲害吾也何預爾事我往則燕狀白爾去得不死乎即治行德璋追至諸暨道中兄弟相持頓之髮爭欲就死德珪默計沮其行遂給以無注夜將半從間道逸去德璋復追至廣陵德珪已斃於獄德璋聞之慟絕者數四負骨歸葬廬墓再期每一悲踊烏鳥

皆翔集不食德珪之子文嗣幼病僕德璋鞠之如已
子云

鄭氏孝友傳

孝悌者天地之大經也行之一身則一身正行之一
家則一家順行之一郡則一郡理行之四海則四海
翕然稱化是遵何法哉蓋父子既定兄弟既合天下
有不足治也先王有見於此雖匹夫單人以孝悌名
通朝廷者皆在表門間賜束帛州縣存問復賦稅豈
為褻其寵靈哉欲砥礪斯民而為厚倫移風之計不
如是不可也傳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其是之謂乎
浦江鄭文嗣六世同居藩牧為察實以聞
天子嘗旌異之其家行義多是法故採其尤著者為

孝友傳

鄭綺字宗文裔出棗陽自熒道始遷歙道子自傭
再遷嚴陵自傭孫淮三遷婺之浦江為浦江人淮字
巨淵通春秋善憫人窮靖康年饑盡破產活之淮生
照、生綺、黑面如鐵雙目爛、視烈日不眩、明
春秋撰穀梁合經論多發摘微辭事親孝敬寡嫂如
事親父以非罪繫獄當入死綺欲見不可以頭觸圜
扉出血上書請自代郡守錢端禮備之為直其事母
張得末疾綺保持若嬰兒但奏園必抱就之三十年
不懈張樂飲溪泉天旱泉竭綺潛之弗能得仰天大
慟水忽為湧張死欲葬適天雪方凝綺啜禱甚哀家
上雪一夜獨先釋人以為孝感綺妻丁與姑評語阮

與姒不相能皆出之唯九歲女奴給侍左右與處十
二年不為亂綺甚貧嚴陵疾子有流離來乞者亦割
所畊田畀之大俠黃宗夔憐綺飢餓袖白金來遺綺
謝不受綺嗜學不廢每出畊掛書牛角而讀之一日
無疾召子孫列立先祠下歎血誓曰吾子孫有不孝
弟不同釜爨者天實臨之言已遂終後子孫九世同
居自綺始綺素不欲仕軋道中有上其行義者賜號
曰冲素處士四世孫德珪德璋

德珪字子潤儀狀峭緊美鬚髯教語必中理人有赴
懇者得片言皆悅服去以才受薦仕至嚮之龍游丞
撫弟德璋甚至出處輒與俱怨家傾德璋以死罪將
械送揚州德珪止之曰弟毋往我代爾行我縱弟

在吾不死矣德璋泣隨之爭欲赴吏德珪以詭計先
及德璋至已死獄市中德璋抱屍哭氣絕數四收骨
歸葬結廬墓側凡二年德珪子文嗣病僕德璋篤愛
之為擇名配但語及德珪事輒對之流涕

德璋字子振幼穎茂及長思以法齊其家每晨興擊
鍾集家衆展謁先祠聚揖有序堂上申母聽婦言之
戒始退而會食月旦望倣陸九韶撰戒辭一篇過鼓
庭告之肅如也咸淳末官政苛亂惡少年弄兵鈔掠
民皆避匿德璋誘渠魁縛送于官壘大石作柵以絕
其黨常平使者王霖龍行縣以功聞辟處之青田尉
至元間江南方內附間井困於兵火瀟然無生意德
璋多振起之德璋性嚴方子弟聞其聲不敢疾步過

文嗣有息語在德珪傳德珪子文嗣德璋子文融文

泰

文嗣字紹卿簡易有識量屹然不為重利遷每謂人曰人年終滿百寧幾旦暮既有兄弟何不日相樂頤反以償感耶家政悉倚諸弟遇酒輒欣然就飲之少輒醉索鑑自照曰予家和氣長如吾醉時死不憂矣戶庭之間人無間言者文嗣之教為多至大末有司以文嗣六從不貪財異爰列其狀于

朝命推為孝義門名公卿多贊頌之文嗣志在濟人入有告糶者諸子方執量出拊背戒之曰當思久執此勿促之世以為長者言文嗣既聘張氏女忽感疾手足不能動張父母不悅欲更許人張不從既又以

語僕之張持刀斫案曰兒聞烈女不更二夫夫有疾命也業既名為鄭家婦今若別嫁頭與案同言訖淚下父母知不可奪卒歸文嗣歸三年而疾瘳張名瑞字伯奇云

文融一名大和字順卿自少以敏慧稱年三十月的迷失公宣慰浙東奇其材命權提領慶州務未幾上名江浙行中書歷監建德和豐倉紹興廣豐庫徽州永豐倉轉饒州皇岡務副使建德遂安稅使提領平江震澤寧國南陵二務司稱嘉興監倉改建康白土稅使復提領湖州新市建康龍灣二務龍灣解官歸忽長嘆曰吾家自建炎聚食至今日吾不思繼承之即一旦死人其謂我何遂不仕日坐庭內以礼法馭

群衆指朱熹家禮言曰假我二三年吾當無愧於此
乃製古器服命諸孫誦肄之親與之升降周旋度可
用宿翰林待制柳貫為賓行冠禮。瘳久見者交病
之文融持益力若昏若喪祭次第行卒不負所言家
人素媚浮屠神文融曰吾方學礼可溺淫祀乎命志
撤之屏象錢寓馬不用文融正身即下内外雍肅似
不聞人聲入其庭上其堂如在春風中吳越之士多
感化興起翰林待制學士虞宗謂浙東西言孝義者
皆不能及之時人稱為寶錄文融妻翟氏善伺人意
厚明之翟遂不礼其家文融叱出曰不去可立冲素
子孫耶妾預盱祈留文融不為動文融淹殺而誠慙
無詭辭無遽出所見一定不可撼小大事咸有則為

善五十八條示子孫與人交雖久如初性儉勤不事
華采一義襪三十年始壞年過八十猶終日儼坐
分任計功至黜乃罷去嘗出遊見癡女餓垂死作糜
糜蘇膏終身貧者予錢粟死無以斂則給棺及墓呼
人或之不忍其八兒思不花來為浦江歎曰吾歷官
州縣諸大家未有不及私者唯文融之名未嘗經官
曾吾聞古有義士今始見之矣子欽有長材能使費
過其舊遇家人無親疎一有疾輒晝夜憂口不瞑凡
文融所為多欽輔導之晚乃著續書七十條以補其
未備文多皆不載

文泰字達卿德璋子去後伯父池尚風義不肖屈膝
下人大德末年凶人相食與文嗣謀鑄大釜鬲日煮

糜今啖全活者數百人鄉土田素瘠歲仰灌莽糞之
豪有力者奪其刈器禁勿采文恭曰無莽是無田也
奈此一千家何匹馬往諭之弗聽乃白于官坐以罪
人至今利之文恭性不特據直道行不官持糞滅兩
端保州里如家數十里間黥兒盜賊無敢入其境撫
家一以慈刻忍字懸寘各室使相雞瞻羞服聽其為
不問或譏其無藝文恭曰寬則得衆吾苟吝不予是
教其私但使不過節善矣文恭家自淮毀產極荒甚
貧至政漸裕德璋始大振道文恭愈盡心不懈凡山
林陂澤園田室廬得以斥拓資義聚者文恭功為多
有忘米盡展竟先文融而卒將卒語子鉉等曰久之
誠氣有薄厚只數兄弟間有厭梁由者有操馱為海

中瘠者富貧之殊遂漠然不相顧恤今能數世如一
身不曰同居耶蓋勉之間者服其言

史官曰亘古今而不可泯者物則民彝是也人雖愚
無知間語及孝友事輒嗟咨慕歎以為不可及甚者
至流汗浹背是豈自外至哉蓋與生俱生者然也綺
請代父受刑德珪兄弟爭欲就死其聲光赫然貫乎
穹壤如卿雲如醴泉如朱鳥素麟人仰之望之愛敬
之心油然而生初不可以聲音笑貌為也方之梁吉
祿宗孫棘孰曰過哉文嗣藉累世遺休能善守不墜
其業文融文恭或以禮取衆或以材自效皆可謂不
辱其先者矣故其一家之傳歷二百餘年合數千指
而食未嘗一日少變其舊嗚呼威哉使不孝者來

過其門有不改行悛心斯之非人也
賚曰嗚呼鄭生孝義蔚如寧身可殺而志弗渝施及
孫子九葉聚居綽褱在門用敦薄夫翰林直學士中
順大夫知制誥同備國史兼經筵官揭傒斯
撰

鄭義士傳

鄭義士婺州浦江人名德珪字子潤其先祖淮元
符中自睦州來徙好仁如行義鄉人士以仁義名其
里淮孫綺治春秋穀梁氏以春秋教子孫不分財異
居門內之化肅如也至義士五世美義士之子文嗣
朝廷嘗旌其閭復其家徭役無所與文嗣至今又四
世家事益治義士為人短小精悍每垂過其曾袂采

毅然見者皆以為非凡人少而稱其材辯長而樂其
信義鄰落有訟者義士以片言決之人人悅服闔訟
幾息此與古仁賢之士異尚而同功也義士忼慨特
達人也常自謂丈夫處世當個儻倅絕安能容錄
錄以投世取合哉宋季無治民法注注保聚山澤為群
盜義士命其弟德璋誘執其渠率歸于官哀同里作
岩柵以防寇盜老幼不驚亂離後耕人鮮少与里中
振廩同食賴以全活甚衆德璋性勁直與物多忤或
誣告其罪當會逮行中書罪且不測義士抱其弟失
曰彼所欲害者我也無與爾事爾止我注我以一辭
折之對狀白矣迺奮然出就吏德璋躡其兄至揚州
兄已死無及矣仰天號慟絕而復蘇負其柩以歸廬

於墓者再期既老語及揚州事猶涕泗嗚咽不能自
已文嗣病屢訓育之踰於己子珪兄弟之事蓋如此
鄉人士至今口之不置也於戲宇內至廣也人物至
衆也繇古及今至遠也簡策所存至寡也夫以至衆
之民處至遠之勢而欲微至寡之事於姓不足藉也
爵位不足資也名執不足矜也奮百世而超群品者
舍德義奚以哉是以君子思德之不建名之不立自
一行一言時則莫匪成德之彥是訓是謀執一術而
百善至百邪去天下順者其惟孝友之道乎古有兄
弟爭死取貴春秋國風其謠二子乘舟亦有旦夕尋
戈靡有攸處心積慮交相為瘡聞鄭氏之風者必
可以少愧矣晉之乘魯之春秋楚之擣杵雖所志不

同而名體各異至於獎善伐惡以垂法戒一也為史
者上稽在位下逮幽隱因其可書而書之不以惡小
而不書不以善小而遺之也伯夷對齊餓于首陽之
下名冠良史之榮雖生有貴仕而沒無令名如此者
君子弗數也當時史官皆通古書知大道察乎天人
之際以審興廢之幾所紀有依据而言有精魄故其
事之微也其傳及遠也自古善人少而惡人多其班
班僅見者固君子仁人之所留意也然則鄭氏兄弟
之事豈不為世勸哉豈不為世勸哉翰林脩撰承務
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東陽張樞撰

氏義門事蹟傳

鄭文嗣字紹卿婺州浦江人也五世祖綺有學行宗

建炎初合族以居綺生聞聞生運運生政政生德珪
德珪生文嗣應二百年成如初至大二年秋九月鄉
老黃汝霖等言文嗣六從同居縣長忽都魯沙為上
其事部使者加審察為文達中書禮部四年春二月
准式挂表門間文嗣生鑑鑑生溫溫生挺皆善守合
二百餘口無異心者後至元元年冬十有二月太常
博士柳貫與鄉校群士又上狀請如故事復其家從
之初文嗣既歿從弟大和司家事嚴而有恩雖家產
中藥如公府子弟小有過類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
大和坐堂上群從子皆盛冠衣鴈行立左序下以次
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是武相
術無敢叅差者見者惜之嗟嘆謂有三代遺風雖石

奮家品有既不及名聞天下自大丞相至臺院諸顯
公賦詩多之大和喜學禮不奉浮屠神經像冠昏喪
祭必稽古乃行子孫從化馴行孝謹不識廛市嬉戲
事執親喪哀戚甚三年不御酒肉食偵田賦之屬各
有所司無敢私凡出納雖絲毛事咸有文可覆按日
則會其公則監視獲之諸子晝趨功入夜輒聚坐一
堂溫溫語笑至更餘始休諸婦但事女紅不豫家政
宗族里閭以恩懷之各有差內外極嚴與臺通傳不
敢越堂限有家規二卷行于世
釋曾曰智名勇功有志者或能就之至於會眾族而
其財則非世有其人不能以久孝之歷代史自漢及
今僅數十人焉可謂難也已外藩列其行

朝廷挂號其門夫豈獨愛一夫哉將仕位郎翰林
國史院編脩官吳興陳繹曾撰字伯敷

鄭仲涵傳

鄭仲涵者名淵浦江人也仲涵家不分財不異爨自
其先曰冲素處士者始世遵之九八世乃至仲涵仲
涵性至孝母病踰年日夜抱持之積憂至瘠發于腎
然猶跪而循進湯藥食飲母病革思得瓜食食已乃
卒每瓜時仲涵輒垂淚泣弗食瓜終其身居喪哀
戚兩耳以此皆聾後居父喪哀毀骨立九遇父母諱
日必前期齋七日至日踴慟行禮如初喪沒身不變
仲涵奉尊長以敬處昆弟以和遇事不問劇易聞命
即為處實或不當諸兄意諸兄讓之抑首聽受未嘗

較曲直謝再與以諸暨叛附張士誠時仲涵與君平後
謀曰諸暨浦江之蔽也今諸暨沒入盜區盜之入浦
江猶升虛耳當誰禦哉而吾家數千指不匿避盜卒
至奈何乃舉宗散而之芻近縣或之金華或之東陽
其之東陽者後值盜兵奄至僅以身脫行李兩掠無
遺時仲涵寓金華間曰嗟乎古之同井之人尚且恤
其患難通其有無何況宗族夫人之於宗族猶然况
吾義門乎乃盡出已之衣服匹帛晨夜馳往進諸尊
長昆弟而慰勉之曰變生不測骨肉獲保全無他虞
此乃天所以相吾義門者也其可以新被難而不益
思所振吾家聲乎從弟曰澧者夫婦不幸早亡遺孤
女三人仲涵女之既笄擇名配嫁之嫁時資廩咸過

於厚曰吾家嫁女固自有常規然此女豈可同他女
不然人將以其早喪親而有間言矣始仲涵與和陽
王宗顯相友宗顯之抵浦江也以避兵轉徙之餘無
以自活仲涵館穀之又屬其嫗家聘為館客及宗顯
為郡守賦諸大家粟而鄭氏獨三倍或曰盍往言之
仲涵卒不往言而輸之粟三倍於是宗顯內媿益以
為仲涵長者也而自謂我不過市井人耳然仲涵又
不以宗顯故而厚遇士也括蒼張深應鄉舉臨安
得病東歸道仲涵門仲涵留之門下日自注善藥而
間進食物奉之二三旬乃愈乃聽其歸金信者仲
涵同郡人名能詩以故仲涵雅愛信數過仲涵嘗
自言母老而貧不能具甘旨仲涵汪然出涕曰爾有

母養而我獨無乃厚賄為信母壽仲涵蚤歲負篋就
學道逢十數人扶携老稚且行且泣問其故曰我家
深山中大雨洪水暴至破我廬舍蕩我費用我等幸
不溺死今將訴縣公求活耳然今日已不食者兩日
困頓不能前度必胥為道殣無疑仲涵探篋中金盡
畀之嘗謁神祠見一老媪卧祠下身無完衣歸以告
內子製衣往遺之而不言主名一日天大雪有一士
僵立戶外仲涵即解所衣纏衣衣之又飲之酒此其
人感泣曰得卮酒足矣安敢望解衣乎拜去其里細
民黃隆有三子而其家儲粥恒不足會隆妻復產遂
欲不舉仲涵聞戒之舉已而數振之仲涵既無私財
然為義早暮常若弗及乃以其母及其妻奩具周人

之急類如此人亦以此多之金華洞溪橋圯且數年
冒而涉之而溺者相屬仲涵過焉曰噫病有切於斯
乎而溪傍居民曹氏家多貧然蓄甚仲涵乃詣焉謂
其家文人曰此橋吾能復之願在丈人所居里中若
復之自我則文人義聲必虧矣竊為丈人借之然視
其地吾又安忍且夫丈人亦豈能無憂於病涉哉則
惡得不復而已乎乃出袖中白金二斤予之曰以此
助丈人曹氏乃大輒謝曰敢不勉橋成往來者名曰
鄭公橋云距仲涵家三里所溪曰潮谿水駛甚遇雨
益湍悍有急欲濟者瞪目左右視而已仲涵曰洞谿
之病涉吾嘗以責曹氏此溪病涉者將謂我何執雖
不可以槁舟之不可乎立造舟至于今利之有蒼頭

年十七夜夢少婦為崇巫視鬼者莫能治病日劇仲
涵乃危坐榻上召蒼頭伏榻下類若欲詔告之之狀
且戒之曰尔其專志听王翁之命達三鼓訖無所命
乃各就睡平旦問蒼頭蒼頭曰無復夢矣如是者信
宿終無復夢病竟愈諸公聞之以為仲涵盖有道者
也初仲涵誠有司并不合退益肆力於學師太史宗
先生景濂以古文辭自振其於世好泊如也洪武元
年有詔徵郡國賢者按察僉事趙子仁躋門起仲
涵仲涵因稱病不起僂然布衣竟死然自鄉邦至于
四方之士無論識與不識讀仲涵之文莫不延頸顙
見及聞仲涵沒又莫弗嗟悼以仲涵所成就計之与
其赴功名以取富貴而無稱焉果孰得失乎仲涵沒

時年四十有八子一人曰楷雅飭而文稱其家兒云
論曰余嘗恠仲涵以彼其材學出為世用顛連之徒
尚有攸賴乎而乃高尚其志以為名高若是及夷考
其宅心行事雖古之視匹夫不獲若已推而內諸泮
中者何以異哉語曰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
為政豈仲涵之謂乎仲涵論著之文有遂初藁仁思
義色津、文字間爽幾所謂有德者必有言者哉前
史官眉山蘇伯衡撰字平仲

采苓子傳

采苓子者名漣字仲德姓鄭氏浦陽白麟溪人頗潛
心于易人不能知謂其善別藥薦為醫官采苓子曰
吾聞諸禮賢雖良技不得與士齒吾能安於醫邪竟
棄去放情丘壑間披古冠服一蒼頭持九節筇隨其
後采苓子或坐石支頤歷玩烟岫或歌於雲水蒼
茫之中其聲激烈如出金石或入九藍山澤畔尋苓
而采之心曠神冲外物之騷者悉不足以累其內
年逾五十鬚髮皆漆黑無華皓者或曰采苓子其隱
者歟古之幽人猶七九欲寄其高情遠韻者莫不餐
鞠而紉蘭采苓子曰以苓為事殆類是歟或曰采苓
子非隱者歟苓乃大苦有和藥之功焉其特出而醫

世采苓所以志之歟采苓子笑曰謂子為隱邪吾從
而隱之謂子為非隱邪吾從而非隱之隱固非也非
隱亦非也大塊既授我以形顯之微之潛之昭之壹
將聽之苟參之以人焉則神分而不全矣神分則真
漓真漓則道籃道既籃則吾將覓我且不可得况所
謂隱與非隱者邪金華中瀛聞而異之因與采苓子
遊同步白麟溪濱見其目光炯炯射松桂上如月疑
其為有道者云

贊曰昔者文中子誦道白牛之溪誦罷弟子程元退
省子松下語及周易薛收嘆曰不及伏羲氏乎何其
辭之多也哉有負苓者至與收相辨難數百言且謂
洩道之密漏神之機自伏羲氏始問其姓名不答而

去文中子問之曰隱者也其弟績為作采苓者傳今
鄭君亦隱者亦玩伏羲氏之易亦采苓山澤畔其迹
無不同惜無文中子誦道白麟溪上使鄭君得逢其
弟子若收者以發其胸中之所蘊徒令或人致疑於
出處間不亦重可惜哉或曰績之傳蓋寓言也前史
官金華來源造

麟溪五皓傳

論曰在昔良史之為清節傳以庶退朝士與隱逸山林者同一贊論曾不以出處殊途為之區別亦以其志尚所同然也夫輕去就不為名利之眷戀蓋亦有足多者斯可贊揚矣不若是不足以振士風敦士行致士論之貴重也榮名之際人所不易輕舍自非卓見達識信道篤而自知之明孰肯遠散華光顯之地而樂山林寂寞之慶哉嘗讀漢四皓清節傳謂古道不復見古人之不可企及今觀浦陽鄭氏麟溪五皓圖于以見其家學之懿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志之所同進以禮退以義不矯行以于高量以分而

知止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在鄭氏麟溪五皓傳

鄭幹字叔恭聰敏剛介不撓於物少受業潛溪宗太
史後授詩經於臨川陳剛傳草廬吳徵與旨作詩有
感唐音律喜為臺閣之句聲稱士林洪武二十六年
高皇帝求贊襄青宮之人工部尚書巖子敏以義門
對遣使徵召鄭氏年三十者悉赴京 御前親選幹
及二叔濟沂居首既而以濟為春坊左庶子後以沂
為禮部尚書先後賜歸任幹為監察御史尋充福建
采訪凡忠臣義士之未及彰顯者悉大書門署以旌
別之郡守之簠簋不飾者奏落其職考試郡庠以朱
子理學真脩實踐為選士論多之永樂初元
朝廷勵精求治遴選廷臣之有能聲者巡按大藩幹
名隸選中奉 東至則問民疾苦奏蠲免

十餘事時民苦於采珠逃亡日衆幹劾陳於 朝所
過州郡悉得蠲貸後以繁言械繫 京師士民號泣
賫送一無所受大臣明辯得釋 詔復所職其為御
史皆原情斷律凡所推譏多從寬議俄長道連坐監
督 北京營造處羈寓中雖親朋亦無纖毫取售人
以為難大駕平胡還首以詩進御覽稱 旨首肯者
無有憫其年勞之意既而陳情以姪焜舉代詔以焜
為御史而賜幹致政錫宴儀曹賜衣幣勅書命還家
教育子弟成其才能為國任使永樂乙酉與致仕
蜀府長史弟楷朝覲 京師
太宗眷顧特殊燕資賜書朝野榮之所著有恕齋集
若干卷

鄭楷字叔度造履純正勤敏好學垂髫即侍父貞孝
屢士淵師事潛溪宋太史授詩禮春秋太史喜其知
以道為文嘗為作文原二篇同門士多一時矣後咸
推敬之永樂初元 蜀獻王朝京師素聞其賢奏除
王府教授 王見之喜曰與其求賢於夢卜孰若采
之輿論公來雪山重矣楷摠誠效忠輔導勸誨每於
召對必以前言往行之有益於國者陳於前 王心
亟重之世子世孫皆命授經待以賓師之禮賜號醇
翁由是寵遇特殊睿恩優渥應教詞翰咸稱睿旨有
無媿潛溪之稱嘗命錄其所作詩文以進賜題鳳鳴
集藏于內府尤善真行草書少與中書舍人宋璉同
學講論書法得晉唐筆意四方來求者得之珍重以

為範式王命侍衛咸喜其書嘗奉教禱雨靈祠有應
賜教云國有仁賢能致祥風甘雨命指示畫工作義
門麟溪曷賜教云我觀此圖何異命駕親往使我夢
遊其地亦今世之華胥也命寫鄭氏禮儀圖賜教云
豈獨鄭氏一家可行我國家用之亦宜聞其喪偶命
擇配繼室楷辭謝遂賜蒲團紙帳以表其清介又製
溫公帽賜教云于以著德人之容觀時潛溪以累西
行旅壘瞿唐楷為督遷葬成都命孫恪廬墓拜掃已
而年及傳老辭乞休致 王嘉念之遂奏陞左長史
致仕特賜舟車輿馬擇侍衛之端謹者數十人絲旗
前導萬里榮歸道路觀者咸謂際遇之隆古昔未有
還家構軒以睿賜歸來軒錦字高揭于楣日与士友

昆季觴詠娛樂年今八十餘而步履康寧神采風度
不異少壯揮洒翰墨應酬不倦而以詩書忠孝訓飭
子孫諄々懇々衆皆悅服所著鳳鳴集歸來軒藁合
若干卷

鄭柎字叔鄂資性純篤謙恭和易受業臨川陳剛涉
獵史傳輒能記憶以資談論處郡弟子間以端謹自
持多時肄業別館遇尊長至必先淪茗以俟衆稱爲
佳子弟家事雖冗處之安詳裕如也御群衆以善言
勸勉咸信服之事諸兄如嚴父待諸弟未嘗有疾言
遽色怡然和悅曰歸怡々子自著小傳之至京師縉
紳朝士多爲詩文以羨之嘗喜吟詩得唐人風度佳
時美景輒相与唱酬自處儉約善教諸子次子熈爲

御史每以書戒其儒素自守洪熙改元陞詹事府丞
以文官得封其父士林以爲榮兩著之詩有怡々子

崇字叔美自幼疑重簡默訥於言而敏於行家多
讀書諸子百氏過日輒知其要下筆辨論援古引據
出衆意表性喜黯晦不求聞知永樂初徵召四方儒
士纂脩大典書完選能詩文及說書者二百人充試
吏部中選者三十人以崇列爲作文第一九六考試
進經 御覽得除翰林典籍大駕北巡 仁宗時爲
太子監國南京選經進講九人崇居其列所進講
文嘗取伊川崇政說書意言及時政 仁宗每加繙
閱數四知其不爲空言每召至造膝與語有所賜予

輒辭謝在朝以謙退自處嘗奉 旨代祀先聖朝臣
擁之座端輒不自安人笑為迂雖遇後進亦禮下之
學者愈加尊敬傳誦其詩文求者無虛日應酬雖多
不以為倦考滿陞檢討時春坊賫奏北京所奏事宜
敷陳 面對同列莫前特命崇往奏頌左右曰其家
義門久遠 皇上素知其人命帶家人馳驛親為
擇日入見奏對稱 旨而還道中風疾入朝稍緩眾
疑懼殆至復命笑語久之而憫其衰老後扈駕至北
京適當考滿日以疾辭歸洪熙改元 仁宗即位
朝覲京師以春坊舊臣眷顧特殊朝列以其年未及
致事欲挽留之辭以目疾遂賜本官致政錫賚而還
歸隱梁山以澹泊自處賦詠不輟尤喜鼓琴深造其

妙而亦有道山集元史評經筵錄在元下卷
鄭淵字叔端號敏純誠篤志於學未成童通背九經
涉獵子史手抄諸歐文及文章正宗讀誦不輟嘗受
業朱長史伯清傳許文懿理學之緒以為行己之本
伯清以考亭語類纂摘要語令其參定而編輯成書
得領其奧又師事宗太史時四方來學者眾相年景
少鍾愛異群弟子關靜軒獨與之慶凡所為文必以
示之又為文原授以作文之要時太史之子中書舍
人璉謁告歸省得與講論晉唐書法由是業日益進
及太史以累西行悉付以平生著述屬云付子斯文
既而文貞義處士洵殉身代兄氣痛致毀忍不欲生
乃養病晦隱不求聞知後同門士繼登詞垣屢欲薦

引以疾遜謝然文辭之名播稱士林交相推譽遠杜
門不出雖舊交好亦不以文翰相示惟潛心義理究
其蘊奧以脩諸身而以孝慈友弟禮義廉恥講行于
家開誠布公勤儉律已孤寡則周卹之喪有不餘舉
則禮曆之費由已出若所當然未嘗以為言 蜀獻
王知其學行意欲召至時兄叔度勸請經筵特賜顧
問兄稱其疾以對王嘉之曰叔端可謂清遠之士人
因以清遠處士稱之王猶眷念不置每醉吟軒以香
其至終隱不出嘗謂濟人利物學者當務而以其
莫之可為乃注善藥傳施於人顛連告急濟之必後
疾愈而副直悲嘆却之不以是為德色背悔而後有
請濟之如初復謂所藥不能遠廣求單藥良方刊布

遐迹人多制之晚年欲以是聞諸來學太史謂作
文當宗孟子而次之韓子歐陽子遂取三家文之精
純者為文章正原又選元氏本廟大家之文續西山
文章正宗又以手錄當代朝野詩文傳求廣來為
皇明文纂搜訪本郡古今賢達事行人著小傳繫以
論贊發其輝光昭其令德為金華賢達傳自著詩文
有進德齋景鶴塘滂景合若干卷其造詣踐履終始
一致而不以聞達介意焉 國子先生曰大易有
云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出而仕也則志於
事功隱而處也志乎立德立言三者庶幾其一足以
名傳遠矣睢陽五老之畧觀者孰不起敬仰慕其致
政歸休田里不以品秩崇卑為論君子之道當然也

而以文會樂其高年世傳以為盛事今麟溪五皓有
文章名世操行著稱觀其扁必有敬愛者先儒謂愛
其人則思親其儀容至欲知其平生所嗜好故序次
為傳述其行已之善聯綴右云前國子助教楊彥
達撰

鄭節婦黃氏傳

黃為浦江著姓自隋唐以來即有聞而宋隆興癸未
進士度亦其族也其居率山者曰德清有女曰珍字
守貞生賦淑姿不失故家遺範父母愛之為其選良
配元至正己丑冬十二月歸同縣鄭氏瀛守仲容守
貞年甫二十奉上接下無怵禮人稱其賢明年仲容
解患疽流注肌張間一潰一興纍如連珠百藥弗
驗守貞扶掖卧起附膏於紙而更敷之雖甚久無懈
怠意又六年仲容歿守貞自矢不再適且曰生為義
家婦死為義家鬼敢失節以玷旌門乎其志堅凝屢
有撼之者不少動寒鐙孤幌澹然能自安遂命仲容
從子拊為其後守貞今四十九矣及見拊授室生二

子燦燻朝夕受其孝養云昔者孔子稱宓不齊之善而歸於魯國之多賢蓋觀感而興非有資於賢者要亦未易以成德也今鄭氏之家十業聚食其規度整肅如嚴霜烈日可畏而可仰其德義之涵濡又如春風和氣之薰蒸不自知其入人之深故其化行教洽過其門者猶率德勵行而乖戾之慮消况為其家之婦者乎宜守貞執節之堅而循禮之謹也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其理誠不誣哉余官儀曹時郡國多以節婦事行來上輒聞報下褒異其門閭觀風使著或以守貞為言其有不彰表之者乎異日烏頭雙來之樹與旌門後光輝映不亦一家之盛美哉余故輯其事為傳文一通衣冠之士儻有扶植彝倫為任者尚

見諸賦詠以同其傳焉翰林學士承

旨金華宋濂撰

鄭烈婦石氏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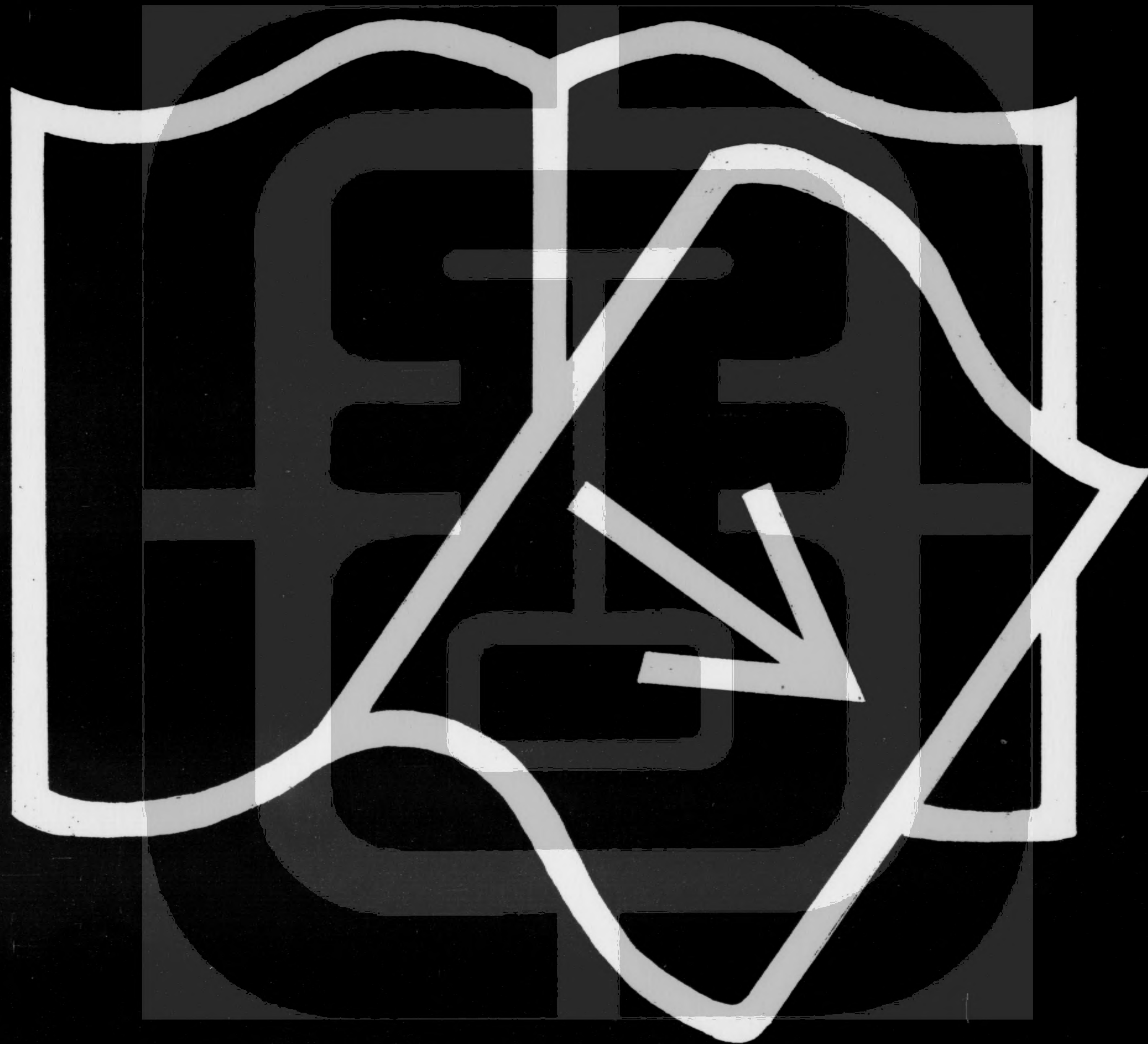
烈婦姓石氏金華人名勝字文素敏惠而勤柔順而婉嫁為浦江義門鄭洪妻鄭氏以禮法齊家石氏奉尊能敬事夫盡礼處眾以和上下咸悅而安之洪性聰敏受業太史宋公通尚書要旨識見明達臨事機變國朝開基建業今曹國李公分鎮嚴陵辟洪參謀軍事陳善效忠甚見禮重久之用薦者入朝為引禮郎轉江西行省照磨有能聲秩滿改內藏庫提點未幾同官有坐法者以辭累洪竟死於獄石氏從處宦遇悲號痛哭若不欲生吏議當配石氏仰天慟曰生為義門婦死則為其鬼耳昔夫以亡豈使汙其身

以玷旌門乎遂絕粒不食鄰媪強以糜粥不聽如是者八日求其死而弗得引繩自絕公卿朝士聞者皆稱為烈婦事聞 皇上嘉歎曰此真義門婦矣庶承乏國史既登載其事復著為家傳而歸之鄭氏云史官曰余居金華熟聞鄭氏孝義之著禮法之盛今觀石氏操行皎如白日可謂難能者矣雖其染濡家訓亦天性然也稱為烈婦不亦宜哉使其守志不堅苟幸以偷生其於旌門寧不有玷乎今蒙 玉音之嘉美公卿之稱譽則其門益有光矣庸表而出之以勵風俗云翰林院編脩 國史烏傷朱庶撰

鄭賢母張氏墓銘

賢母諱瑞字乘貞婺州錄事浦陽張君諱綱之女錄

事倜儻尚義喜交賢士聞同邑九靈戴公良以文學名世延致書館招引賢俊相與講說論議聲譽籍然錄事娶同邑于氏生三男二女而賢母居長孝敬溫厚柔惠靜專勤於女工敏於內事年將及笄錄事間語九靈曰吾女賢而敏悟擇壻宜得良士九靈即對曰麟溪義門鄭氏名播海宇其子弟之英俊者曰洵受業太史宋公濂好學而有文才高而識敏公亟稱愛之其年與君女齊若以吾言為然則君為得佳婿矣錄事喜曰信如公言則吾女真得良士遂以賢母歸焉初賢母在室于氏蚤世賢母奉養錄事克盡孝行承顏順志恒稱所欲教育弟妹恩意為多錄事繼娶金華鄭氏與賢母年齒相等賢母忘其年事猶親



P24-25

母鄭氏亦不以自尊待之若姊妹由是上下雍睦家業滋裕及賢母適嫁鄭氏眷戀依違涕泣不忍捨歲時歸寧必留連月許告歸恒齋咨悵快既而歸事為怨仇所訟蓄積寔整行李無以為資賢母脫簪珥助其所費錄事乃擇上腴之田以酬其直賢母固辭不獲強勉承命而諉託於弟亡何錄事即世家道益落賢母盡以所受田及歲之所入歸還諸弟以周不給姻族義之其為義門婦也敬以奉尊長而敦於禮和以待娣姒而篤於義時元季兵興舉室避走諸暨棲于塢俄而隣居失火將延寓舍眾皆蒼黃奔走惟冢姐周氏病臥賢母抱夫不能行或勸以自避賢母謝曰吾與周氏誼同骨肉豈忍遽棄而自求生乎號

籲天已而大雨如注火燭隨滅其事夫貞義君也淑順之儀恒飭於身愠慥之色不見於容居焉而處之以信言焉而助之以德君之從兄顯年老被誣吏議當重辟君毅然代行以身死難賢母哀慟幾絕舉家痛念君之徇義欲重加喪禮賢母泣曰丈夫死義分所當為吾家以義表門上下禮度皆有等夷豈可使其踰分而越禮乎賢母乃自治重服三年却酒肉不御痛哭恒如初喪其待卑幼也慈愛以恤之恩惠以撫之從姪女三人父母早亡賢母視之若親女俾嫁而歸撫育其子而授以衣服飲食眷愛恒如己所出人皆稱歎有子二人長曰櫟次曰柏文學行誼見稱縉紳女二人長適同邑王溫次諸暨黃漆皆仕族孫

男五人焯烝取焯焯曾孫男八人瑄瑄埴埴璿璿
閩賢母以洪武三十五年五月十七日卒年六十有
七踰月歸窆於白麟溪北二里潘坂之原僅貞義兆
賢母懿行著於家稱於姻族而信於鄉里柏懼無以
昭示來裔以書告于後昆 蜀府長史楷請擬群行
而徵銘於余余与楷為同寅熟聞義門行誼之實於
其請也義不容辭姑叙次而為之銘曰
淑哉賢母德著兩家為女為婦懿行孔嘉義感於天
降雨滅火恩施內外無間人我燁燁旌門曰仰瞻
夫義婦賢輝光聿宣墓門有石刻銘永記以揚休聲
以垂後裔奉議大夫 蜀府左長史河南 楷撰

麟溪集寅卷

墓誌銘

宋故冲素處士鄭府君墓誌銘有序

冲素處士鄭府君既歿五十有六年其長孫運始以
胡請大夫右文殿脩撰知婺州趙與勳所為杖走京
師來乞余銘余閱狀為之歎曰世尚有純孝如處士
者乎使處士生三代時予不必爾也三代遠矣彝倫
日以耕斲民俗日以偷墮有如處士之孝者豈多見
哉處士之生既無有表之以厲斯民歿而弗圖則處
士之善將遂掩沒予乃序次而銘之使運歸納諸墓
處士之先實出周之諸姬桓公友始受封于鄭後為
韓所并子孫散處陳宋間以國為氏至漢大司農當

時居滎陽遠祖諱凝道自滎陽來官于歙因家焉凝道之子自牖又從睦之遂安自牖生子一十九人皆以儒自奮其第十三子安仁尤邃於經生子三人安仁游學時同浦陽朱君恠師黃山薛公大觀大觀善於說春秋能紹述平陽孫公復遺旨登其門者亡慮千餘人唯恠實得其要領恠既家居誦授安仁俾二子從之游其幼淮字巨淵時年甫十二穎敏絕倫學三年洞究章句恠禮寵之約以外家女宣氏為配宣居白麟溪上淮後為贅婿其家當別來時二兄送之十里所不忍去又復十里曰執手歔歔出涕莫能仰視竟夕不成行復相謀共來徙又為贅之浦陽人淮好施與靖康歲儉粥田一十畝有畸以起饑乏民民

懷之號淮所宅為仁義里淮生子三人煦熙照：處士父也處士諱綺字宗文傳家學以春秋為宗其所篤好獨在穀梁氏撰穀梁合經論三萬言照得罪執家賂重辟文致之囚繫獄廷照不伏拷掠無完膚處士方自遂安還號泣奔視獄門閉不得通處士以額叩門血流被面獄吏義之使見照見已即抱照仆地幾至噴絕復草疏歷陳父子大義上懇州刺史錢公端禮乞代父受刑照竟得白處士之母張夫人病風攣手足不能屈伸處士日候床下抱持以就便渡者三十年初終如一日張嗜溪水飲天旱水脉皆絕處士鑿溪數仞而不得泉乃慟哭其下二日夜不息水為湧出俄頃溢丈餘味甘如醴微作白荷華香挾

旬始變張病死臨葬之夕天大雪平地深尺處士泣
禱上下神祇辭極凄苦傍聽者皆下淚厥明勢猶未
止追喪車至冢之雪皆融庶隅整方類以物割截之
者冢外則封積如故踰七日始消人以為皆孝感所
致處士妻丁氏饋食稍緩張恚丁頗有後言處士雖
甚宜丁即出之不俟終日重娶阮氏既有子閑與其
如不相能處士復出之人或疑其已甚處士改容曰
因一婦而構一家不和綺義不為也遂安族子有搯
瓢丐于道者處士挽其還呼妻賣簪珥製衣之且
中割所畊田使自給亦得造家里中子孫相傳至今
處士自淮毀家振荒之後貧無以自存或至過補不
爨縣大姓黃宗夔俠士也袖白金二斤往遺焉處士

拒曰綺字餓死宵夢無名之賜乎黃不覺歎伏至
於下拜傅夫人卒處士言一奴奴方九歲與之處十
一年始嫁女奴猶處手也處士鬻流黑如鐵日光燭
焰射人視烈日不曠朝出耕隴上耕書于牛角中稍
釋耒輒取誦不輟夜則澄坐或羣達旦素不甘笑語
傅夫人謂其孫運曰自吾歸而翁見其破額而喜在
三度爾處士恒康強無疾一日晨起沐浴服深衣大
帶往拜先祠下針大指出血滴酒中每子姓列飲之
仰天誓曰吾子孫有不孝不弟不共財聚食者天實
殛罰之言畢叉手正容立久而不動就視之則已逝
矣處士生於重和元年戊戌夏五月九日庚寅歿於
紹熙四年癸丑冬十二月二十又二日乙丑以五年

甲寅冬閏十月三日庫申葬于懸柏原原在家西
一百步享年七十有六配傅氏能執婦道子二人閑
聞閉出為兄緼之後女一人適鄉士金子鏞孫男三
人運達逸曾孫男一人政曾孫女一人歸諸暨縣金
彬處士不樂仕進有司薦其行詔于朝乾道中賜號
曰冲素處士烏呼處士之純孝有如是哉徵之於家
而信參之於州里而諭質之於天下而無愧揆之於
古時立獨行之士有過無弗及焉烏呼處士之純孝
有如是哉人莫不有貴也雖位極將相而孝道有未
盡焉君子弗與也人莫不有富也縱可以齊封君而
孝道有未至焉君子弗之傾也唯處士之行若是可
列於信史可詔於方今可為法於後世鄙魯富不道

也使世無良史官則已設有之其能使處士無傳乎
予猶懼知處士者尚寡也回采掇行事為之銘在他
人誦予銘者必當歟然而興起况於處士之子孫敢
有不勗者予敢有辱其先者乎銘曰
有烈丈夫其目如星孝行上可通神明柏原雪化溪
泉馨濯之厥聲如雷霆如雷霆何昭矚白石可泐名
可滅新除朝請郎守郎中兼權右司郎官晏穆撰資
政殿大學士正奉大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游侶
書并篆碑首

宋故藍山府君鄭公墓碣

咸淳七年辛未四月二十八日辛酉藍山府君鄭公
卒越明年壬申二月十七日丙午備厥葬事後二十

二年始琢石勒銘墓隴間睦州男子方惟慥為之辭
曰公恭讓人也善積居物無所棄後童隸隨其所長
貲產日見殷盛其配賈夫人俛首事女功不至夜不
不止子婦畏奉之若嚴師然淳祐中大疫起轉相傳
易有至滅門者人恐惑爰糧四奔父子不相顧恤公
母亦病一氣微若然公与夫人進湯藥益謹皆竟無
他公諱政字平猗家面九藍山自號藍山送氏壽年
五十又七曾祖曰倚祖曰聞父曰運三世不異宅夫
人曰靜字祖寧後公二十一年卒遂合葬焉子曰德
珪衢之龍游丞曰德璋處之青田尉銘曰
鄭之姓出自姬由滎陽徙于徽復自徽移遂安宅浦
江實三遷傳至公慎日滋身雖幼家以睦大厲行人

張鷟與母同死生噫若人德之脩可謂不少
仁義里朱塢原公之藏期水傳承事曰洋州路龍溪
縣尹無初與子方惟慥撰并書家贈好頌

故慶州青田縣尉鄭府君墓誌銘并序

青田縣尉鄭君既歿且墓四十有三年其子夫和乃
以書來諭曰先君子之墓已久冢上之石未有刻文
四子惟大和家長而獨後死大和年逾八十恐一旦
溘先朝露無以見先人於地下謹奉同郡宋濂之狀
以請幸而昇之銘死且無憾夫終者人所易忽遠者
人所身忘大和於其親能無所忽忘如此厚之至也
其何敢辭按狀鄭氏之先家睦州宋元符中有徙暨
之浦江者兄弟三人其季曰淮為鄉之善士人稱其

西居里曰仁義里云淮之子曰煦曰熙曰照照之子
曰綺明春秋穀梁學綺之子曰聞聞之子曰運運之
子曰政則君之父也君諱德瑄字子振少通敏長益
自樹立居家著雍睦之行動身率下盡力於生業蘇
使贊過其舊然未始以富而不由禮晨興必具冠服
詣祠堂展謁退坐一室隨事鉅細處之咸中宵察夜
則秉燭呼子弟誦孝弟故實依棧山陸氏製詞書
餘言每月旦聖令下弟一人讀之家人悉拜而聽焉
成淳末國執日盛愚民幸變注往獻傳倡依山林獲
間竊發人懼其毒散走避匿必村無烟火動數十里
石以計誘致倡亂者縛送有司集同里作誓詞以防
之徐堂之奔突人乃獲安常平使者王公亦嘗過其

嘉其捍衛鄉井之功以聞于朝會慶之青田大盜數
起即以君為青田尉君度時事不可為辭不赴至元
間江南新附兵燹之餘居人乏食賴君以活者甚衆
君素以剛直與物多忤里胥或誣陷以不測之罪當
會逮揚州君兄德珪抱君失曰波所欲害者我也無
預爾事我姓折以片言則奸狀白矣爾去其如彼何
言訖詭以他故出就吏君垂泣而追之至揚州兄已
死仰天號慟絕而復蘇者數四負其柩歸葬廬于墓
者再葺兄子文嗣幼病瘵不良下行鞠之逾於已子
且為娶於名族君雖既老語及揚州事猶為之嗚咽
不已君廣穎豐下身長七尺餘風神峻整性尤方嚴
子弟聞其聲救皆斂手正容步履不敢肆也晚忽喪

明六年而終君之寢疾也大和方官于會稽亟歸則
殆將屬續大和輟泣問齊家之道君張目厲聲曰母
聽婦言乃瞑君生於淳祐甲辰八月二十日卒於大
德乙巳九月七日享年六十有二明年二月二日大
和等遵治命奉柩葬于家南三百步東明山娶黃氏
子男四人長即大和建康路罷灣務提領次文恭為
從兄德之次文厚次文壽女一人適嚴權孫男七
人女二人適黃鏞銘銖行宣政院照磨兼管勾承發
案關孫女二人適黃燠洪興初君之高祖綺始合其
族同居而共食傳之三世續承惟謹逮君復考舊規
擴而大之文嗣及大和兄弟又能率羣子姓脩其業
而不墜有司為請于中書而旌表之號曰義門孝夫

世之仁人君子推其親親之心以及於民物者固多
矣有如君家代不乏人逆續其遺休於無窮者幾希
銘以彰君之德亦以勗其嗣人云爾銘曰

所以國氏支分于睦來家浦陽大合其族惟君家教
曰孝與弟而夫顯連雖死弗辟君抑則多宜有位序
排難解難而卒無取沈沈義聲撼于州邑有悅其門
子孫繼二就云君子其澤五世勿替引之在俞來裔
翰林侍 誥學士中奉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
同知 經筵事烏傷黃潛撰 字晉卿

元故江山縣儒學教諭贈翰林脩撰承務郎同
知 制誥兼 國史院編脩官鄭府君墓志銘
有序

國子助教鄭濤官階承務郎得贈其先府君翰林脩撰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延以同里宋編脩濤著行狀請銘靈泉鄉左溪之阡不敢為苟讓也府君諱璽字景明姓鄭氏系出滎陽後魏有諱白麟者為世七世祖白麟五世孫唐青州刺史燕生侍中徽侍中生大理卿鄜鄜生鱗鱗生給事中晏生主宣州觀察使回又七世宋歙縣令凝道因家歙生中侍御史自麟遷遂安生子十有九人第十三子祕閣校理安仁生澹沈淮俱遷遂之浦江淮生照照生綺以孝義治家著雍睦之行道中賜號冲素處士其後九世同居實自冲素始綺生聞聞生運運生政是為府君之曾祖祖德珪能游縣丞父文嗣母張

氏府君生於至元十八年八月重師方先生原諱書

務明體與不事章句傳注之繁粵人謝翱所舉枯人

吳思齊者有皆一時名士府君友之質疑問辨靡所

不窺尤精於詩克浚淵水歸為可傳府君性資端愿

內外如一不自表襮遇人應物壹本於誠視世俗豪

攫智籠之術則甚疾之部使者薦其行義於浙東帥

闕授衢州路江山縣教諭不就居間田里泊如也平

生無所嗜好唯聚書數千卷畜古今法書名畫歷代

金石刻甚富築別業三所蒔花種樹引賓友相羊其

間行酒賦詩竟日乃罷善行草遇必求書當微醉時

欣然命筆題署大字人以為酷類張溫夫氏云至大間朝廷旌其義居縣長忽都沙舉觴屬府君曰中朝

此舉褒其既往而勸方來子長而且賢振而起之繫
于是望府君感激自勵嘗曰吾承先業其可少懈於
冲素哉處宗族三千指雖外功細之親視同一已禮
意周至於是義聚之擴充府君之功居多其於里黨
黜戚接之以和恕與人交終始弗渝負已者不以爲
怨御產隸有恩或有欺給略而不問故黜劣者亦服
勞終身而不肯出不乘有輿有問爲徐曰彼亦人耳
吾實不忍也見斑白於道雖寒人亦與爲禮至四
十年九月辛巳以疾卒享年七十有正齋文集五卷歲
于家娶義烏施氏諱姝字妙莊婦德母儀足爲閭
先有君卅四年卒初葬仁義里石蘭原十月庚戌合
葬

弟鈞後次濤也弟濟繼室何氏出也女二長適曲阜
林廟管內吳汝礪次適宗文監丞吳志道孫男四桂
挺枋楠枋國子學生曾孫男二洋炯素在江南聞鄭
義門之盛心竊慕之來京師知濤學行且辱交三
身

銘矣其讓銘曰

葬山榮陽始遷于歙再卜遂安傳其譜謀意嗟府君
孝弟之門惟德是將所尚者文優游治平不識兵革
雖歌瑟琴嘉賓有懌家訓式成流澤幽扁述善在銘
子孫其承祭祿大夫領比等處中書省左丞臨川
完素撰

元贈奉議大夫中書禮部郎中駝騎尉追封浦
江縣子鄭府君墓碣銘并序

之浦江鄭氏十世同居聚族數十指內外雍肅如
一人孝友之美著聞天下其創始則冲素處士綺
宅拓其規模前舉其條目於今又幾數十年而宗人
循守規矩最起趨和義堂莫敢有忤視疾步者嗚呼
其正身率物積學成化信有不可及者矣蓋處士七
世孫有家長曰正齋府君烏府君即世已二十年其
子濤以文學選為經筵檢討尋除翰林編脩轉國子
助教階承務郎初贈府君翰林脩撰左丞危公素已
銘諸墓至是濤又以應奉翰林文字遷太常博士秩
五品府君得再贈奉議大夫中書禮部郎中驍騎尉
追封浦江縣子濤泣曰先德之所貽君恩不敢不
修也不可以前有銘為辭以狀來請余與其子同仕

于國學于翰林交好甚契詎不能辭謹序而銘之府
君諱鑑字景明曾祖政祖德理考文嗣世有隱德府
君資高而淳行嚴而莊其家宗族也功總之親小有
疾痛切若在已部使者以朝命樹綽楔表其家使者
舉酒屬先生曰朝廷褒旌往勸方來君宜任之於是
作麟溪譜一卷以每歲四月一日乃始遷祖初生之
夜奉神主于有序堂上行一獻禮子弟選一人朗誦
齋譜一過其族人食不繼寒無衾絕無後有子而無
師者則為之繼其衣食立後入祠集之義塾以訓而
義居之制益廣矣他使者署江山文學起之府君不
屑也其与人一以誠信而詞氣和慈負已者未嘗動
意僅隸有過輒釋弗問雖至黠劣寧服勞而不忍去

至有以巧智籠絡者則疾之若傷已蚤師方先生鳳
讀書務明體要不事章句傳註之繁粵人謝翺括人
吳思齊皆當時名士與之友善質疑問辨靡不精究
雅好吟詩所著成集人傳誦之尤善行草或題署大
書人以為類張溫夫華法家蓄書數千卷尤酷嗜名
畫石刻先塋之次山水幽邃愛之營別墅焉曰吾亦
以時展省也賓至岸饋賦詩後容無倦意平生未嘗
有輿曰彼亦人也卒前九年暴疾將死有醫為灼艾
數百炷而愈人殊異之享年七十配施氏前三十四
年卒初贈恭人再贈浦江縣君子男四人曰渭行宣
政院宣使曰瀛為弟鈞後曰濤即太常寺士曰濟女
二人曰淳適林廟管勾吳汝礪曰瀾適宗文監丞

志道孫男九人桂棟樾檇枋梓楠

燁炳炯燭烜熾熈燮曾孫女四人灼煌煇燿世有文

子居息而乖斐者鄭氏數百人府君以一身表率於

前莫敢異向此其感化殆有不偶然者而余也不忍

親薰于堂然觀其邦人尊之曰正齋先生宜哉太常

君謹劬自將恪有家法非平居之訓何以及此家世

卒瘞月日及前贈官之詳前碑具著者茲不載銘曰

同居九世書忍以對君子評之其言未大昌若君子

正已篤行規負矩方繩直準平闔門千人不令而肅

操心淵勤孰憫其獨他彼宗祠有紫其章匪君之私

邦人所望天道孔明為善必報孫曾詵式勗惟肖

翰林直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臨川曾堅撰

青槿居士鄭君墓銘

至正癸巳秋九月十又六日鄭君子敬卒于家其子
漫以冬十月二十又七日葬君于浦江縣東三十五
里閔子陽之阡今年春二月五日本太常博士胡助
狀來徵余銘按狀君諱欽字子敬姓鄭氏其先出後
魏建威將軍暉七生中書博士茂茂生白麟有七兄
弟歸七房鄭氏皆多子孫謂白麟之後不傳者史失
之也白麟十六世孫宋欽縣令寔道始自蒙陽遷于
歙歙道子殿中侍御史自牖復自欽遷遂安自牖生
秘閣校理安仁安仁生淮又自遂安遷歙之浦江今
為浦江人淮生照生冲素原士約字宗文通春
秋款梁學撰毅梁合經論三萬言事父母甚孝父以

非罪繫獄當入死綺上書郡守錢端禮請以身代母
張病風纏綿保持若嬰兒但適廁必抱就之三十年
弗懈教子孫不分財異爨至今九世無敢違其言
朝廷旌之為孝義門綺生聞之生運生政以孝謹
稱齊治中大疫有至滅門者人恐感四奔父子不相
顧恤政與妻賈奉病母陳益勤終無他虞政生德璋
慶州青田縣尉德璋生大和建康路上元縣龍灣務
提領君之父也龍灣厓凝端恪有魯騶士君子之至
行其司家事嚴而有息雖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小
有過頰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出坐堂上君帥羣從
子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
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是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

者謂有三代遺風雖石奮家有所未及名聞天下自
皇太子暨丞相諸公卿多作大書及賦詩以美其行
部使者武威余闕行縣以其孝友七郡或莫之先復
蒙東漸第一家以褒之蓋大和喜學君益左右之得
一言必籍記而力行之冠昏喪祭壹從朱子家禮而
老子淳屠悉罷弗祀子孫從化馴行恭謹不知廛市
涼薄事執親喪哀甚三年不御酒肉食貧田賦之屬
各有所司無敢私凡出納絲毛事有文可覆泐日則
會不公則監視發之諸子晝趨功入夜則聚棗華軒
中溫、語笑至更餘始休雖列顯仕不敢挾以自驕
諸婦但事女紅不使豫家政內外極嚴與蓋通傳不
敢過堂限然其所以致是以龍灣親攬其綱而衆目

之翕張則於君乎是賴及龍灣采先世所行定著家
規五十八則君復著續規七十三則以補其未備文
多皆不載初龍灣無子其弟心水府君文厚實生君
即命為嗣甫十三生母葛氏亡毀瘠如成人俄心水
得羸疾君晝則侍湯藥夜則哭禱于天或謂人血能
治之乃刺膚和藥以進然病已劇終莫能差君雖出
為人後而服喪三年痛悼終身但語其故即哽咽不
自勝去幾母周又病復三度熅頂灼臂以哀籲焉卒
賴以安及長撫弟妹惟恐不至未寒而與裘先飢而
推食雖盛怒中見之必欣然改顏弟妹安之不知身
之早孤也遇一家如一身長幼有疾一夜六七起或
竟夕目不瞑病瘳稍減津津喜溢眉宇間族子可出

仕者資而勉之既仕而歸不翅已得之者與弟銖同
掌義財拓腴田二千畝貯之嘉禮莊中歲入其粟以
為昏嫁之費其遇疏族則有續食之粟禦凍之衾胤
絕者擇良嗣繼之性敏者營義方教之至於卹異姓
周窮匱又有推仁之財免利之秦嘗自訟曰民吾同
胞彼病吾病彼辱吾辱吾可不盡心乎或陷危難奮
身救之雖利害不顧有紛爭弗決者得片言則曲直
自明羅拜而去愚氓無知視骨肉如遠人君為開陳
大義至懇切處潸然出涕民多悔悟自新君為人外
雖嚴肅而內多慈惠尚氣節英特異常不能隨世浮
沉喜於聞善勇於行義遇事變通知九之轉曾無滯
留苟涉過差則批頰自訟故人樂勸之以善道云有

薦君才可用者君力辭焉家後有古榭大十圍乃冲
素處士所植者君每舍其下因以青榭居士自號示
隱繇也龍灣既即世君哭之過哀因以疾卒壽僅六
十三娶傅福字世昌少房徐席字妙英皆前君卒同
葬縣東二十八里之金卹子男五溢瀛瀛汪瀾溢瀛
汪皆大孫男三桐樹梅子家與君相去不兩舍交君
父子間者九三世矣去年夏四月龍灣以疾不起予
來弔哭甫及六月而又失君嗚呼天喪吉士何其忍
邪然君之二子能以才猷自見羣從子姓之賢者又
濟々然各敦孝友之行以能保厥家則君雖亡為不
亡矣昔者予既銘青田之墓今復從狀所述備著君
累葉之美以乘勸於方來復系之以銘曰

猗歟鄭氏世有哲人君起繼之孝友彌敦九世同爨
同聞竦親旁推其餘卹我里隣榮辱疾疢視同一身
苟用于時澤將被民既弗欲展修于家門堂筵之上
煦如春溫百世之下善孰可泯有崇斯阡庶石維珉
紀美揚休以勗後昆翰林侍 講學士中奉大夫知
制誥同備 國史同知 經筵事企華黃潛撰
元故行宣政院照磨兼管勾承發架閣鄭府君

墓銘

至正乙未十二月二十五日故行宣政院照磨兼管
勾承發架閣浦陽鄭府君卒年五十九歲以是月二
十九日即葬縣東二十五里夫樊山中去白麟溪三
百步而近越四年己亥七月六日夫人吳氏亦卒年

視府君踰四歲越一十五日而少房勞氏又卒年視
夫人而少一十四歲其葬府君之穴夫人則是月
十一日勞氏則二十五日也府君二子溟沂以架閣
君既棄捐今半月間二母又相繼卒慟哭將欲無生
請從兄溫州路經歷泳狀其羣行來徵銘府君諱銖
字齊平其先出於鄭遂以國氏自公子友受封至今
世系皆可考詳見世譜錄串其由滎陽徙歙者則宋
歙縣令凝道也由歙遷睦者則殿中侍御史自牖也
自睦徙婺之浦陽白麟溪者則淮也淮字巨淵於府
君為八世祖淮生照生綺綺生聞聞生運運生政
政生德璋慶之青田縣尉府君之大父也父文厚母
葛氏府君自幼輒失怙恃鞠於祖母周氏府君事之

以孝聞年十六善為廢舉之術未幾家大穰府君自
綺以來八世同爨朝廷嘗旌為義門子姓之多至
數千指府君與兄欽澄田二千畝建嘉禮莊以給昏
媾之用俄撫髀喟曰太阿在室孰知其有割犀刺象
功夫夫不能用世亦猶是尔予將為萬里游當必有
所遇即弗遇歸老丘壑亦未晚耳於是戒行李與親
舊揖別從以二蒼頭上馬徑去迨至京師諸公貴人
爭相引重時脫道濟公入秉鈞軸日以致太平為
務一才一藝無不甄拔見府君儀觀偉飭器之奏為
行宣政院照磨宣政蓋統治江南諸道浮屠民事權
至重浮屠以幣交者府君絕弗復通門庭肅如江浙
行省右丞相朵兒只公以元勛碩德方領院事察知

府君之廉命持檄行浙東西一髮無所取諸浮屠漢
曰凡受檄來者恒欲得重賄不奉命則禍立見聞其
還也錢積至數萬今鄭君橐中蕭然空耳其廉吏也
哉由是院之推廉吏者一則曰鄭君二則曰鄭君云
轉松江等處稻田提領所大使嘉定華亭上海之交
有田二十頃餘既隸所中而都水使者泊江淮財賦
府復重賦之民日困甚府君為聞于一朝免之先是
徵民無藝歲有羨糧以斛計者萬餘上下共利之習
以為常府君至獨曰是安可哉命給還於民吏爭以
無主名為辭弗聽乃計種家口數分之望門而拜者
日以千數稻田所素踰米貨之府而為之使者又總
攬其綱他人靡不思遂其欲府君日糴于市處之猶

貧人然會從子洵來省覲一夕病卒府君笑之慟且
曰人生不翅朝露何以官為即日解印綬而歸君亡
何亦以一疾不起府君性精密不妄嬉笑遇事各有
條理不可越尺寸聲嗟氣嘆之間諸奴畏之甚於鞭
箠吳氏諱雙字齊棋生女曰潤歸義為縣丞洪士廉
勞氏諱觀淚沂蓋其所出也吳性平恕而誠慤宰物
必均寧已劣於人府君出游京師日禱于上下神祇
及有疾猶扶僂東向叩頭再拜遇淚沂慈甚媵人報
其安寢目乃瞑不得報輒輾轉至旦勞氏亦奉承惟
謹同處三十年穆如也次女曰潏許適黃育其母曰
張册嗚呼府君在家能孝居官復以廉聞可謂賢也
已銘曰

厲行于門一何若也出而用世又何索也
順儼：子弗涅也斷之兮知止幾之兮有發也懿哉
若人名不滅也攷行造文勒此圓碣也前史官金華
宋濂撰

鄭彥宏甫墓版文

鄭彥宏甫諱鉅浦江人也其家十世聚居諸父平山
府君文素才雄忘銳益以義亢其族特善彥宏彥宏
每侍左右操其權度以裁小大之政府君歿從兄青
棟居士欽有才如府君日恢弘之其宗愈光茂亦惟
彥宏是友蓋彥宏幾愨而夷冲其與物交範防至密
諳練甚精而於羣從之間傾誠以相周旋故得其驩
心其考文轟蚤世奉妣黃夫人盡孝及夫人亡出寢

于外三年弗近酒肉哀慟無晝夜幾傷其生居亡何
考宏以次長其家確守成法如執玉奉盈唯恐有媿
前人然所見一定雖羣言沸騰終不可搖奪由是內
外政皆治會遭兵難法無少爽性好施与天大雪有
童子凍餓道路考宏亟温以酒且治纊衣之使養于
家喜注善藥起人夜半有告急者即應之亦無留難
一日以事適鄰邑忽有拜馬前者考宏曰吾不汝識
今拜欲何為拜者曰吾家四三人病滯下欲死賴公
藥乃生食公之德久不報幸一見公不自知其顛之
顛地也考宏笑遺之考宏壽六十七以乙巳歲三月
二十六日卒卒後一月二十四日葬于左溪山西原
娶周氏先十八年卒生子畧三演淵洧演夫淵洧皆

恂、善繼而淵通經藝以古史辭知右于時用
為月泉書院山長女一歸洪遠有男四皆擢舉
夫女三人皆在室考宏過人歎有見考宏遺人
之弗置至今有淚落者昔唐孫公考宏遺人
皆以孝友聞史臣稱之以謂此三人考宏遺人
睦而禮遜之風幾世不衰考宏遺人考宏遺人
謂家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考宏遺人考宏遺人
子咸言過之而考宏諸行考宏遺人考宏遺人
然自立者能若是乎南陵白考宏遺人考宏遺人
子刪詩特存其聲而弗削考宏遺人考宏遺人
游九三十年知之為至於是造考宏遺人考宏遺人
人庶幾有來取則者友生考宏遺人考宏遺人

元故贈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號騎尉追封

江縣子郎府君墓碑銘有序

大江之南浙河之東有州發有縣浦江有旌表

九世同輝

朝廷義而旌之至是又有贈典告于其家是為樞判

府君由其子深起家為右丞相太傅府長史階正六

品初贈國子監丞及深遷宣文閣鑒書博士階正五

品當進贈其親故府君有是命也府君諱銳字景敏

其先榮陽人十一世祖曰燧道遷歙疑道子自燧遷

在之淳安自燧之孫淮遷浦江淮樂善好施家靖康

一

文以重辟時上書郡守錢端禮乞代父坐法守為之
直其父寃母張病瘵手是皆廢三十餘年凡就使液
時必抱持其主家政歲入然粟不私鄭氏九世不異
實自綺始綺之玄孫龍游丞德哇青田尉德璋尤
為友誼怨家以死中璋法當逮維揚珪請于有司以
身代璋行竟死逮所珪子文嗣璋子文泰皆克紹一
門薪爨食指數百如出一身令刺史舉察以聞旌表
其門曰義泰二子長銳即府君幼穎悟日記數千言
長明春秋事母費孝竭力以共子職賈病晝夜衣冠
以侍湯齊者數十日無懈容其與兄弟處表裏始終
無間言怡悅見於顏色嘗典義財每自勗曰吾家累
世義居至吾之身或墜先訓萬死不足以贖愧乃創

為式用財纖悉必附日垂月吉以似家長署而通考
之由是鈎檢有法一如官寺規可以久性勤儉任事
不憚勞有餘即好施見里之貧約必思有以振之暇
日習詩及小楷殊有思致延祐甲寅初科以明經貢
于鄉一試不偶即舍之曰當以付吾後人生以至元
己丑之二月廿有七日卒以延祐庚申之十有二月
一日壽三十有二聞其訃者咸悼其蚤世明年辛酉
二月三月初葬義烏縣延壽山之原今改本縣靈泉
鄉
娶樓氏子二人長深次淇深字浚常失
所依恃二十餘年負笈入京以文行受知前太傅右
丞相被選為長史推恩及君贈承直郎國子監丞樓
氏封恭人及深遷宣文閣授經郎再遷鑒書博士擢

吏部直外郎今除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君
進樞密院判官勳駘騎尉爵浦江縣子階奉議大夫
樓氏亦累封浦江縣太君於余有斯文之契以福建
廉使直公師泰所狀行來謁銘辭不獲序而銘之銘
曰

昔在唐虞風俗淳美史儻可封比屋皆是降及戰國
阡陌既闢史儻素封實雄於財鄭門九世資義不竭
使居唐虞在可封列家擬素封惟義歿身致有誥命
受封惟真司造孔明無善不報惟樞判君實踐允蹈
孝親友克惇族睦鄰摶用致豐植弱振貧義規我守
義產我學有句有籍有帳學明麟經一試場屋
出抱遺編以授子讀子蔚有文進遇東閣謀禪鼎軸

畫主性慳再遷宮師授業內庭秘閣鑿書講進譯經
乃登要津判銓天臺維君卹典恩寵鼎來進班宥
府錫以滿壁義門日崇車駟翕施靈泉新阡遷自烏
傷太史勒銘奕葉有光翰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
知制誥兼脩國史歐陽玄撰

貞孝處士鄭仲涵墓銘并序

嗚呼自道廢民散之後世之為師弟子者朝離書帷
夕若秦肥之視越瘠比比而是有如仲涵之於余義
則師友情如父子也仲涵之死予寧得不哀乎仲涵
初年學舉子業把筆為文春葩滿林色澤明鮮而生
意津津敷暢予意仲涵必先登再踐場屋皆不合有
司繩尺仲涵嘆曰吾惡用是為哉乃棄去益潛心秦
漢以來諸文章大家無所不窺亦無所不辨畜之既
深發之亦盛商敦周彝藉以五采五就陳列天祿石
渠間人見之者雙目輒運眩仲涵復嘆曰吾惡用是
為哉又棄去取尹宰聖人之經而燭溫之窮其道德性
命之秘質於濼洛閩閩之說久之充然如有所得仲
涵復嘆曰車成矣輪轅美矣不行何以涉於遠道乎

蓋思明而道諸用母夫人病逾年仲涵保抱扶持
終日不離側夜則泣禱于天請以身代忽醫惡惡疽
不能坐跪鍊藥劑以進膝為生胝夫人病革思食西
域瓜既食而卒仲涵見瓜終身弗忍食因懸念母
不置氣鬱結弗舒遂得贖疾迨居父喪荆膺悲滿絕
而再蘇者數四杖而後起服雖闕允遇諱服却酒肉
弗御者七日至期哭奠如初喪哭郊之夏諸暨戍將
謝再興以城叛浦陽與諸暨隣壤訛言寇且至羣從
兄弟皆避地東陽或移金華是年冬寇壓東陽囊橐
無遺仲涵時在金華聞之泣盡持所服衣衾往分
之雖身罹寒五不卹也從弟澧與妻蚤夫三女僕保
然無依仲涵鞠育盡道各選名胄而配供張之豐逾

於己女仲涵家義居十世族屬頗衆或有疾不擇疏
戚夜必四三起視遇有死喪急難不顧利害身任之
至於周旋事為之間條理粲然必期於集且不與人
較曲直或以非理相讓但俯首默受而已其在內之
行如此達之於其外者尤夥也
靳春王烈家毀於紅巾帥其族五十乞食浙河之右仲涵館之數月而後
去同縣騷人貧不能養母來懇於仲涵仲涵曰吾何
獨無母可養耶厚周之仲涵負笈從師道遇十餘人
襁負其子且行且泣試叩焉則山水暴溢室廬漂沒
欲求給縣大夫不食者日再周矣仲涵亟傾篋中錢
與之村氓王氏患多男子仲涵至其家聞兒啼聲甚
悲蓋泯將溺之於水仲涵為陳父子至情且惠以粟

張大感悟生之並舍三聖所溪流湍悍遇雨則人
絕仲涵造舟渡之金華洞溪其悍為尤急舊有石梁
久壞而弗葺仲涵捐白金八百一十八銖為倡衆翕
然而和未幾而梁成當夏五六月赤日流金道多病
疇者仲涵設湯茗濟之冬大雪仲涵晨出見寒士衣
不掩脛齒相擊下上仲涵呼酒飲之焚火溫之仍解
自衣纈裘為贈又嘗禱于廟憲嫗困卧廟門無衣愈
於寒士仲涵語妻周雋製衣一服与之九納交仲涵
者無不曰此古仁人也或又曰其內外行如一者哉
仲涵自試藝不中遂不復有仕進意有薦為月泉書
院山長者仲涵辭不就及入國朝會求賢之
詔下郡府絡繹致請仲涵輒以耳聾為辭已而部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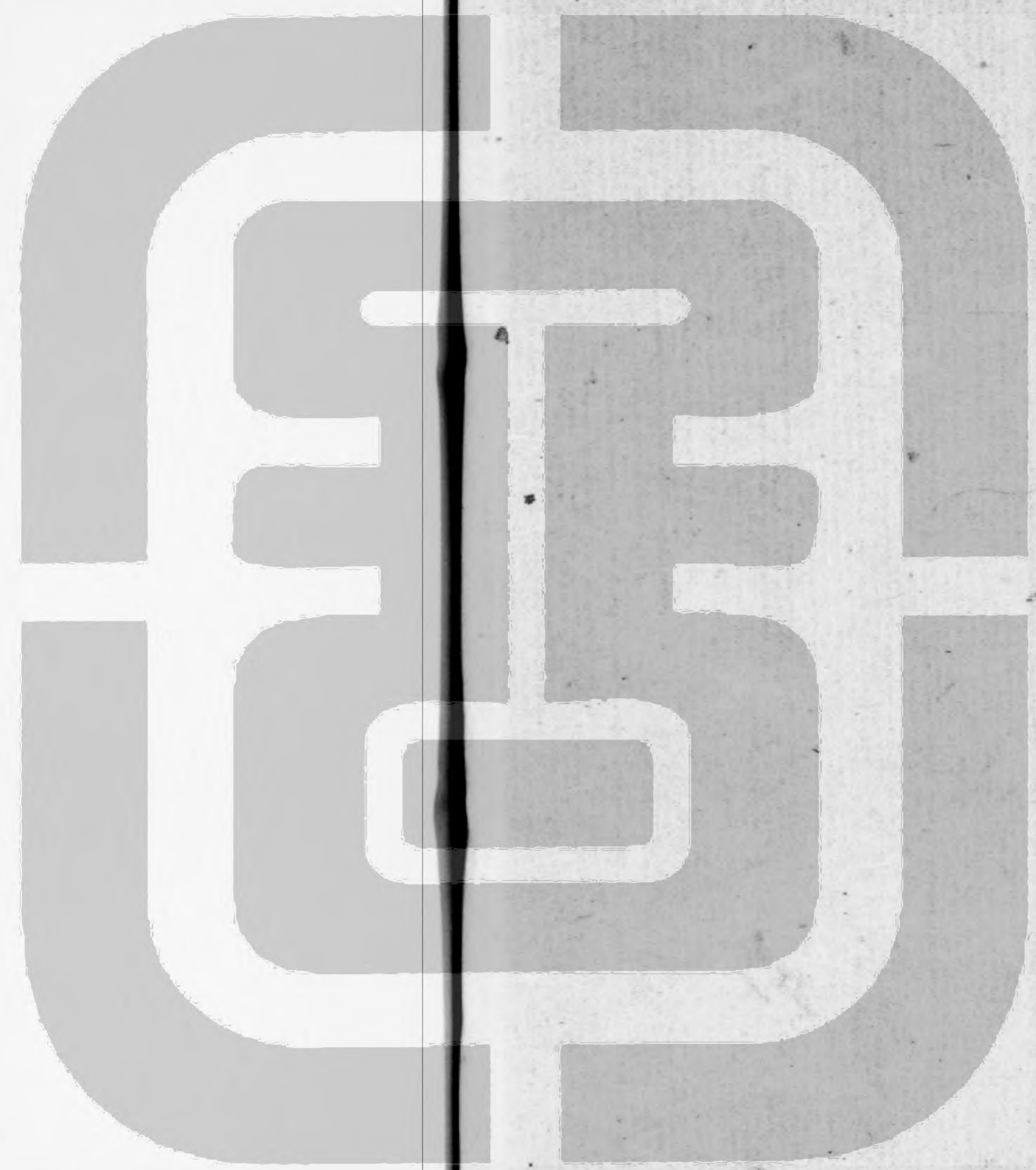
者趙君壽奉

盲菟材浙水東以薦紳交譽力迫仲涵就道仲涵冠帶謁君辭意悃款君察其誠也不敢強仲涵稟賦孱弱雖癯然若不勝衣而其精神緊峭矩度峻整敦不親而愛之其於倫品之間驩然相聚睦然相敦有如春氣流浹不知泰和之韻人也性雖好施與絲毫事必咨於長者不敢私奔走兵燹中人見其袖二書以行頃刻弗少離及事平還家取而視焉乃宗譜家範也仲涵所著書有遜初齋藁十卷續文類五十卷藏于家嗚呼仲涵之死予安得不哀乎初予讀書浦陽山中仲涵即從予游先後十有餘年予初無益於仲涵而仲涵之相助予者恒多時予歎經山長吳公

待制柳公侍誦黃公之門仲涵每侍予往拜三公見其文亦以遠大期之自時厥後人事不齊不聚首者數載及余赴召總脩元史與仲涵約曰子非青年矣予春秋亦漸高行當俟汰而歸與子婆娑一丘一壑間聖賢心學之秘尚相與窮之史事雖畢復持罪禁林留南京者四年仲涵怨不遠千里來見且申前言余諾之而未及踐豈意仲涵先予而逝乎仲涵之子楷自為狀來求冢上之銘其辭纏綿悲愴尤之以動予之哀思每一讀之潸潸然下所以久而不能成文雖然予於仲涵忍不投淚而一言乎昔者徐仲車以孝行著稱惜以龍廢而仕不大顯君子以節孝謚之今仲涵之事無媿仲車者也宜私謚以貞孝處士

勒石墓門而埋于文墓中庶幾少尉仲涵於九泉之
下乎仲涵姓鄭氏淵其名也其先世遷徙之詳見圖
譜記曾祖德璋宋青田尉祖文轟父鉅母周氏配室
即周寓生一子楷也以文學稱女二一適永康呂堂
一未行孫一燿生於元泰定丙寅九月十三日卒於
今洪武癸丑正月十一日壽四十八以其年二月十
二日葬左溪山瑤塢之阡禮也銘曰
質珪璋兮締繡文既姪麗兮又栗溫宜參雅奏兮獻
明廷胡淪巖穴兮鏗其英匪進則退兮道之常保家
肥兮譽弥章民同胞兮勢弗殊使我心惻兮軫寒与
飢少微煌兮雲掩之陰雲英兮又不能霖前何
古兮後何今思美人兮涕泗霑襟翰林侍 講學士

中順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兼 太子贊善大
夫宋濂撰翰林學士承 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
脩 國史兼吏部尚書詹同書開 國翊運守正文
臣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護軍誠意伯
劉基篆額



蘇州府志卷之六

聖

